



藏娃医学梦

▲北京大学医学部 武慧媛

8月4日，毕业于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的平措旺扎收到了由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乔杰院士亲手装封，第八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医生范翔传递，多位北大医学援藏队员跨越3600多公里送达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将于金秋时节，来到未名湖畔，带着初心与梦想，在北京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专业学习中实现自己的医学梦，为110岁的北大医学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活力。

平措旺扎与医学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爷爷那一代。他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藏医，哥哥大学专业是放射医学，目前正在攻读硕士阶段的学习，也立志要当一名医生。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就对医学充满亲切感与好奇心。

平措出生时眼睛有严重的斜视，当视线聚集在一个地方时，眼球会不由自主地转动。由于西藏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无法解决平措的斜视问题。



专栏编委会

指导: 詹启敏 刘玉村
主编: 焦岩
执行主编: 武慧媛
编委: 张静 邵晓凤 仰东萍 王冕
管九革 何小璐 耿璐 黎润红
徐璐 韩娜



关联阅读全文
扫一扫



为此，父母只好利用暑假时间，几次带他到上海进行手术治疗，最终使他恢复了视力。

年幼的平措时常思考，受地理环境影响，西藏去大都市看病的百姓毕竟是少数，一些藏区群众在面对解决不了的疾病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即使千里迢迢走出西藏，异地诊疗复杂麻烦，在经济上也是一笔负担。平措希望有朝一日，家乡的医疗条件也能改善，百姓不用为了看病而奔波。

作为一名藏医，平措的父亲经常向他讲述现代医学发展的迅猛之势。小时候，平措喜欢陪在父亲身边，父亲给患者看病，平措就在一旁看着。平措回忆，父亲一天要看50多位患者。有些重病的患者，在父亲的治疗下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他希望自己学成之后回到西藏，把更好的医疗资源带回家乡、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理念传授给更多的人。



超越治疗的生命关怀

▲延安市人民医院 李艳

假如你是一名医生，你接诊的一个20多岁患者突发疾病死亡，你该如何向他远在国外的父母告知其死亡情况呢？

如何安慰临终患者的父母

看似无所争议却又充满人性之光的医疗话题，我第一次听到，是在生命健康叙事分享中心创始人、叙事医学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南方医科大学通识教育部杨晓霖教授的课上。与其他大部分医生所想的一样，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死亡告知书、写信表达对患者父母的安慰、完整留存病历并保存患者遗物等。

事实上，这是一个曾经真实发生的案例，19世纪加拿大医学家威廉·奥斯勒，没能挽救一名因突发疾病离世的男孩，男孩的父母远在英国。奥斯勒与男孩生前认识，所以在为其家属邮寄死亡通知书时，奥斯勒做了一个慎重的决定：额外写了一封亲笔信与死亡告知书一并寄给了这个男孩的父母。他在信中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男孩小时候的故事，他还说自己在男孩生命的最后时刻，坐在病床前为男孩读了一首祷词——男孩的母亲总会在男孩生病时读这首祷词，以此祈求孩子健康和平安。

“在这个时刻，他的父母更想知道的是，自己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

否痛苦，而非如何被救治。”杨教授的这句话突然点醒了我，我意识到医疗行为的本质不单单在于治病救人，很多时候要关注患者本身，而这种关注是不同于诊疗和救治的，是对患者身体与心灵的双向关注。更是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的医者初心。

医学更需要人文关怀

叙事医学，即由叙事能力所实践的医学，充分挖掘了个体的叙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医学的专业性与普世性，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交流开辟了通道。

当医生面对患者时，出于职责一定会尽心尽力，但由于医学的不确定性和疾病的未知性，治疗的同时，就需要对患者与生命的人文关怀，有时这种关怀甚至超过了治疗本身。

目前杨晓霖教授在国内提出“临终叙事陪护师”的概念，她认为生命进程的任何过渡都需要叙事介入和叙事照护，死亡也一样。她提出：“无论对于死者或生者的生命状态、家族伦理、社会关系，这一过程均充满重大的影响或者改变，需要正确面对和及时化解，而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叙事素养和叙事智慧。”我想这就是叙事医学的力量及意义所在。

致敬第五个中国医师节 “健康中国 你我同行 ‘救’在身边” 北上广杭四城地铁联动主题公益巡展活动·北京专列海报